

HEBEI
GUDAI
SHULIN

骆志安

河北古代书林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河北出版史志资料专辑

河北古代书林

骆志安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雷光照

装帧设计：寇 锦

插页摄影：

河北出版史志资料专辑

河北古代书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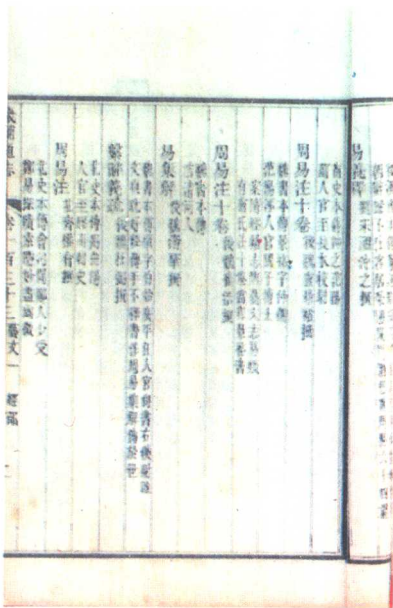
骆志安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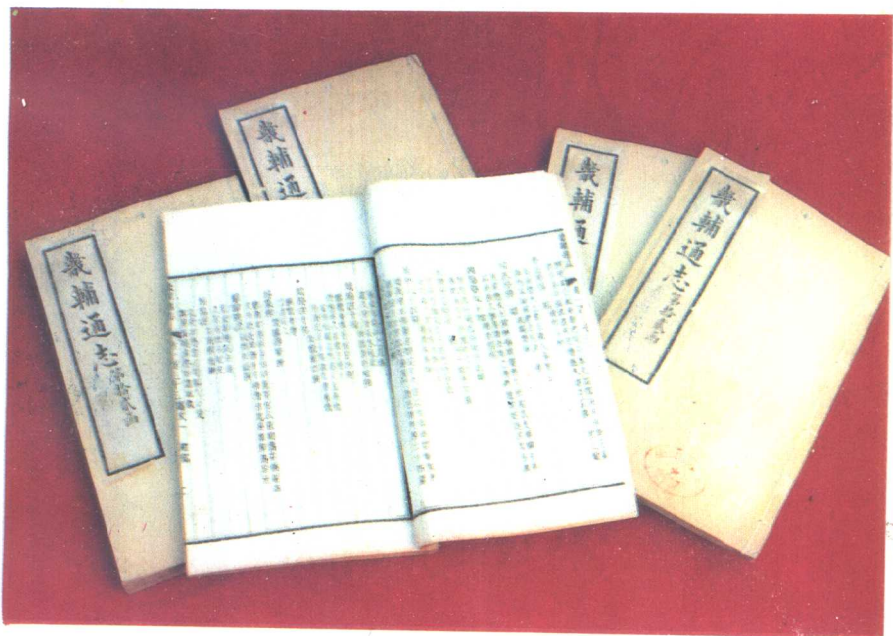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6.125印张 127,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
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量：1—5,000 定价：2.4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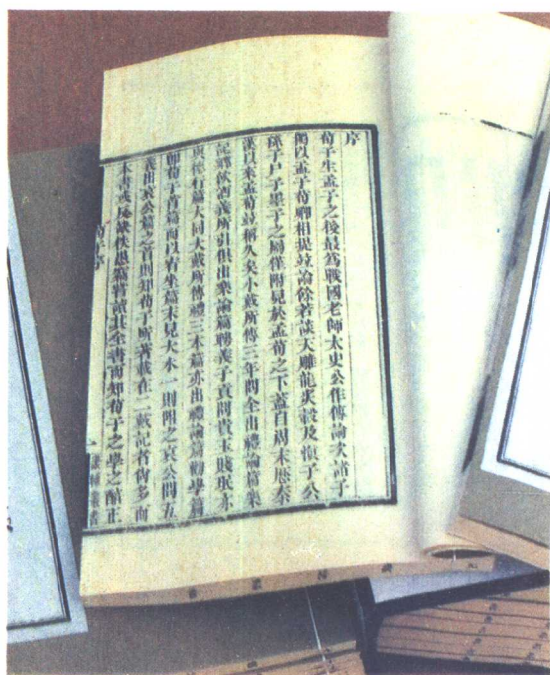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202-00569-7/K·6



《畿辅通志》目录
及封面



《畿辅丛书》序
及封面



前 言

目前，全国各地、各行业都在编修地方志、专业志，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，是存史资政、信今传后的一件好事。为此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组成了专门领导班子，建立起相应的办事机构，组织各方面力量，广泛征集有关资料，着手编修《河北省志·出版志》。本人在离休以前，曾经从事过多年新闻出版工作，如今能为编修此书贡献一点力量，此乃我义不容辞的一项任务。所以，我欣然地接受了约稿，愉快地答应：再次阅读清代《畿辅通志》——直隶省志，从中全部检索汇编成河北古代著述出版史料，提供编修《河北省志·出版志》时参考选用。历经五个多月，编成十一万字，名曰《河北古代书林》，实为研究整理旧志的一本专书。若能把它编辑刊出，可供更多的史志工作者以及习文好古的广大读者参阅。

由于本人水平有限，错漏之处可能不少，期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骆志安

1989年6月

目 录

(一) 《畿辅通志》编修出版始末	(1)
(二) 《畿辅通志》所收历代书目	(10)
经部	(11)
史部	(33)
子部	(55)
集部	(80)
方志	(129)
(三) 河北古代 120 名编著家小传	(146)
后记	(192)

(一) 《畿辅通志》编修出版始末

“畿”，古代指王都所处的地面；“畿辅”，即京都附近的地区。明、清两朝建都北京，其畿辅地区，亦即直隶省。明朝的直隶省，直属朝廷六部管辖，所以未曾修志。清朝在直隶省初设巡抚，后改总督，成为独立的行省，才开始修志。志书名称，沿用“畿辅”，这就是《畿辅通志》的由来。清朝灭亡，民国建立，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，直隶省改称河北省，所以说《畿辅通志》，实际上就是河北省志。

《畿辅通志》，先后编修过三次：第一次，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，46卷；第二次，成书于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130卷；第三次，成书（包括刻印）于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长达300卷。后人为了方便，把这三部《畿辅通志》分别简称为“康熙志”、“雍正志”、“光绪志”。

修志惯例，与写史不同。写史可以写通史，更多的是写断代史，只写一朝一代的史实。而编修志书，则要贯通古今，一部接一部续修，后志继承和发展前志的内容，不能割断历史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研究的，集中在光绪《畿辅通志》。首先，是探索这部《畿辅通志》的编

修、出版始末，看看它对我们编修《河北省志·出版志》能够提供哪些参考史料。

清朝末期，淮军首领李鸿章，继湘军首领曾国藩之后，于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接任直隶省总督。在他上任的第二年，即公元1871年，就以“协办大学士、直隶总督、一等肃毅伯”的头衔，向同治皇帝上疏，奏请专设修志局，重修《畿辅通志》——即直隶省志。他在“奏章”中说：“为政之端，必稽方策，惟民所止，首重邦畿”；“近畿之地，治化为先”，故尤重修志之事。他还郑重申明：修志“需用经费，由臣督饬司道，随时筹办。”对于李鸿章的这一“奏章”，同治皇帝览后，于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十二月二十日御批：“知道了，钦此。”

李鸿章“奉旨”，即在当时省城保定莲池书院设立修志总局，延请翰林院编修黄彭年总司其事，并遴派朴学员绅襄校。于是，研讨修志“章程”，制定修志“凡例”，正式开始重修《畿辅通志》。

据《畿辅通志》卷首“纂修职名表”记载，参加这次修志的共有90多人，其中总督、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道员、知府等五品以上的官员（多是卸任官）就有35人。他们的职掌分工是：前后两任直隶总督李鸿章、张振声并任“总裁”；前翰林院编修、原陕西按察使黄彭年任“总纂”；原河南巡抚、前直隶布政使钱鼎铭等23人任“协修”；原河间知府陈崇砥等4人任“提调”；原蔚州知州蒋日豫等10人任“分纂”；户部主事袁昶、任邱知县林穗等19人任“襄纂”；国子监博士骆云徊、清苑县

举人刘尔珍等7人任“分校”；直隶候补典史戴清等4人负责“绘图”；前钜鹿知县盛赞照等3人负责“收掌”；前内阁中书李松等2人任顺天府“采访”。

这些修志人员，特别是其中的总纂、协修、分纂、襄纂、分校等人，常聚志局，各司其职，各执其事，分头撰辑，统一汇纂。从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到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前后经历16年（包括刻印），终于修成新版《畿辅通志》，分装24函，300卷，累计17890页，1700多万字。所以，清末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在《重印〈畿辅通志〉后记》中说：真可谓“辉辉煌煌，极志乘之大观也。”民国年间，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说：这“是畿辅有志以来所仅见，为各省通志之巨擘。”（见《中国方志大辞典》）如今，方延青先生在《河北地方志》通讯上发表文章认为：“此书是一部体例完备，材料丰富的方志巨著。”

这部长达300卷的《畿辅通志》，主要分为纪、表、略、录、传五大门类，另有杂传、识余、叙传，共计八大类，二十目，五十余子目。其中：①1--15卷为“帝制纪”，包括诏谕、宸章、京师、陵寝、行宫；②16—45卷为“表”，包括各府州县沿革、封建、职官、选举（科举）；③46—182卷为“略”，包括舆地、河渠、海防、经政、前事、艺文、金石、古迹；④183—192卷为“录”，即外籍人士在直隶为官的政绩选录；⑤193—286卷为“列传”，包括52卷列传，42卷列女，均为直隶籍人士；⑥287—297卷为“杂传”，记两朝为官的“贰臣”传、方

技传等；⑦298—299卷为“识余”，包括拾遗、述异、仙释等；⑧第300卷为“叙传”，主要是记述了修志、重印始末等。

为了刻印这部巨著，当时曾“在保定城隍庙东侧土地祠内建官刻印书局，约有二百余工人”，整日进行刻版、印刷（参见《保定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）。据《畿辅通志》末卷“叙传”记载，编修、刻印这部巨著，“用银拾壹万玖仟玖佰两有奇”。

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新修《畿辅通志》成书，李鸿章很得意，竟以七项桂冠——太子太傅、文华殿大学士、兵部尚书、右都御史、直隶总督、钦差北洋大臣、一等肃毅伯，向光绪皇帝呈送“进表”，奏报修志告成，“敬呈御览”。至于皇帝览后，有何“圣旨”，不得而知。

1900年，英法德日等“八国联军”侵犯京畿，保定莲池书院亦遭兵燹，《畿辅通志》刻版，全部焚为灰烬。所以，木版《畿辅通志》，当时就鲜为人知；坊肆间虽有存者，而动辄居为奇货，“极不易得”。

时至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贵州陈夔龙接任直隶总督，意欲“循览前贤之政绩”，便于“僚属用资借镜”，乃急于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命由“北洋官报兼印刷局”重新以石印出版光绪《畿辅通志》。陈夔龙在其所写“后记”中说：“访求初印善本，付石版精映，字画次第悉依原本。”当时，清朝已近覆亡，为官者人心惶惶，此书印数有限，不能满足社会需求。因此，到1939年，商务印

书馆又依据石印本，缩版影印，精装八厚册，使其再度得以传世。目前传世的《畿辅通志》，多是这种影印本。

这部《畿辅通志》，最大的特点是：广征群籍，逐录档册，搜集和保存了大量可贵的历史资料，其中不少史料是“二十四史”中所没有的，所以完全可以说，它是我们河北省的一部古代“百科全书”。不仅一般读者阅后能够增长广泛的历史知识，而且对于如今编修各种志书，包括编修《河北省志·出版志》，亦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正因为如此，河北省人民政府曾拨专款，支持河北人民出版社将这部《畿辅通志》请人点校整理，重新出版发行。全书分为37册，从1985年至今，1—10册已陆续出版发行。

总之，光绪《畿辅通志》，从1886年初版问世以来，到1985年点校再版，前后刊出木刻、石印、影印、铅印四种版本，整整延续一百年。因此，在编修《河北省志·出版志》时，对《畿辅通志》应给予一席之地，客观实在地记述一篇。

至于《畿辅通志》中记载的有关著述出版方面的史料，将分别记述于后。

附：李鸿章的“奏章”、“进表”。

奏 章

协办大学士、直隶总督、一等肃毅伯

臣李鸿章谨奏

为设局重修《畿辅通志》仰祈圣鉴事：

窃维为政之端，必稽方策，惟民所止，首重邦畿。《周官》（《周礼·春官》）：邦国之志，小史掌之，以别于外史所掌四方之志。诚以近畿之地，治化宜先，故尤重其事也。

溯查《畿辅通志》，成于雍正年间，迄今百四十年。圣圣相承，典章明备，凡水道之迁改，舆地之并分，以及裁置官员，增减兵制，国家因时损益，既事例之烦兴，士庶仰沐甄陶，亦人文之日盛，自应及时纂录，垂视将来。又，旧志之中，体裁未备，如陵寝应当专纪，而附入京师；河渠须考源流，而琐记枝节；艺文不详书目，仅列诗文；释道本属异端，竟跻入人物；若斯之类，踏驳殊多。至于河工、漕运、兵事、海防，皆属大纲，略而不纪。阙者应补，伪者须订，历年既久，文献难征，若非详慎考求，无以信今传后。

臣自去年履任，遇有兴除政务，检寻老年卷宗，辄多霉坏；稽之旧志，则纪述疏略，亦不足以备考查。思欲重修，因遇水灾，未遑暇及。今幸仰蒙圣训，办理賑抚，渐次就绪。与司道等筹议，于保定省城设立总局，延清翰林院编修黄彭年总司其事，遴派朴学员绅襄同纂

校，移檄郡县，颁发采访条款，分门别类，加意搜罗，凡官书所记，案牍尚存，以及故老传闻，私家纪述，采访不厌其详，遍择必极其慎，务使巨纲细目秩然有条，酌古准今，堪资法式。庶几官司从政，得以取裁，首善之区，益光圣治，以仰副我皇上体国经野之至意。至（于）志局章程，需用经费，由臣督饬司道，随时筹办。

所有设局重修《畿辅通志》缘由，理合恭折具奏。伏乞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日，奉旨：“知道了。钦此。”

进 表

太子太傅、文华殿大学士、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右都御史、直隶总督、钦差北洋大臣、一等肃毅伯

臣李鸿章

为纂修《畿辅通志》告成敬呈御览事：

伏以瑶图纂祚，八纮遵同轨之休（体）；金策祝灵，亿姓仰敷文之范。至仁如天之量枕，被无疆肇域。表海之规，幅员有截，范围不过，道德一而风俗同；黻冕所兴，隆上都而观万国。惟修志有裨于掌故，斯采风必肇自皇畿。

臣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上言。窃惟《礼》著职方，幽冀居其维首；《诗》登乐府，周召列于简端。畿辅密尔乎京师，直隶特沿为省会；核诸分野，星躔本丽天街；画以郊圻，日至恰符晷影。奠基则丕丕，敬受正位；

辨方成賦，以上上居先；尊王序貢，福地奧區之湊。曰止曰時，仙宸帝所之遺；是廓是極，坐堂皇而府庭戶；蓋將于是權輿。左馮翊而右扶風，尚未逮斯。控制我國家，龐禱孔固，邳治丕承。水旱間見于堯年，經畫特詳于禹迹。天顏有喜，蠲租疊溥，綸音帝綽，无私振(賑)濟，必先旬服。煌煌銜絡，球圖邀洒翰之榮；郁郁橋山，霜露展明禋之典。罢巡方之供奉，儉德长昭；授治水之機宜，嘉名用錫。是彝是訓，宜居邦志。編次之先，有要有倫。敢循拜手頌言之例，夫沿革勢也；揆勢因以察來，建置宜也；度宜可以觀往，舉凡郡邑所由、經緯途徑所由、會通政務所由、設施人物所由，系屬浩乎博矣，恒必由之。是以禮時为大，則藩衛存名；舉能其官，則股肱就列。影纓担爵，文武兼資，擷芷升蘭，賢能并進。鞞胥九译，望卢白而知歸；吳稻千艘，經登萊而利運。綺交綉錯，涿易則昔屬冲途；麋集鳧趨，津門則今成重鎮。練水軍于勃瀨，比金戈铁馬交馳；添電綫于神都，正候月占風之环集。街衢洞达，中外融畛域之分；沽淀洄漩，疏浚志淺深之別。苟相維于封略，皆宜著之簡編。體例則博綜兼核，形勢則宅中圖大。若其事惟前鑒，人以代興；述作銘鐘，馨香望岳，毓聖钟賢之里，龍藏老氏之禪；積篲為山，抱遺編而究終始愛人；及樹歌勿翦而表去思，兼以俗美化，行男貞女順忠義之氣，壯防衛而奠四維。淑慎有儀，昭節孝而明壹志，片善均當節取。凡物皆有可觀，別類分門。易水河間之方術，奇聞瑣記；常山鉅鹿之列真，惟据事以直書，期信今而傳

后。

臣起家侍从，历任封疆，当整军经武之余，参稽少暇，揣论道经邦之谊，编纂曾谙是用；荟萃前闻，招延宿学，例太冲之作赋，何止十年；储涑水之长编，几盈两屋。缀辑刊成钜帙，积二百余卷之多。论定衷诸（储），圣言实亿万年斯之庆欤。惟皇帝陛下缉熙典学，富寿膺畴，上承训政之周详，奉徽音而衰对；远念肇基之奠定，法祖武以弥崇。如臣愚昧之衷，何益高深之量。只以典常攸寄，备六官小史之藏，册府取资，补旧志无稽之阙，纪提纲而繁领，表邪上而旁行，略该括而为言，录昭功而本实；开方图准胜，摹裴秀之山川考典书成兼，寓龙门之劝戒；识大识小，事间取于增多；传信传疑，词惟恐其不备。人谋金协，溯经始于重光；天道一周，幸葳功于柔兆。都都邑邑，朗若列眉；本本元元，用俟来哲。集众思而广益，必考信而有征。惟九共为舆地之书，逸篇不具；三辅有黄图之作，故事仅存；元和刊《十道图经》，简篇犹尠；吴郡侈方隅记载，堂牖未窥。细检全书，或操一得。撮其凡要，弥殫望阙之寅忱；上在史成，愿赐回容于乙览。臣无任瞻天仰圣，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奉表恭进以闻。

(二)《畿辅通志》所收历代书目

光绪《畿辅通志》第133—137卷为“艺文”略，即经籍志，分为经部、史部、子部、集部、方志，各为一卷，共约35万字。其中：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专门记载了直隶省籍人士历代撰著的各种书籍目录；方志部分，领衔署名者虽多系外籍人，但其所修志书皆属直隶省的，而且实际纂修人员也往往是本地人，所以统一列入了直隶“艺文”志。

这五卷“艺文”志中，书目、作者各有多少，《畿辅通志》未作交代，现逐卷、逐页计算的结果是：共收录图书目录2787部、37506卷，署名作者为2276人。其中，在清朝时已收入《四库全书》者，有303部、7786卷（在书名之前，用“☆”号表示）；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》者，有119部、867卷（在书名之前，用“△”号表示）。

由于《畿辅通志》所载的“艺文”，是分为部类编排的，一个作者的著述，往往不仅只有一种，所以各部类之间的作者姓名，常有重复出现的。现仅按原书的排列顺序，删繁就简，记述如下：